

讲述一条大河的千年安澜,演绎几代黄河儿女舍生忘死守护母亲河的动人故事,日前,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创排的豫剧《大河安澜》晋京演出。作为近年来该团创作演出的又一部厚植地域文化沃土,展现新时代平民英雄史诗的戏曲现代戏力作,该剧自首演以来历经多次修改与反复打磨,以生动鲜活的形象塑造、扎实厚重的文化底蕴、深刻崇高的精神开掘与特色鲜明的剧种魅力,赢得业界与观众好评,为现实题材的当代戏曲创作积累了可贵经验。

——编者

黄河儿女守护母亲河的壮美诗篇

□季国平

一条大河的沧桑变迁,牵动了两代人的命运、两代人的奋斗、两代人的梦想。由王宏编剧、张平导演、贾文龙领衔主演,河南豫剧院三团创排的豫剧《大河安澜》,演绎了黄河儿女守护母亲河的动人故事,是一部历史底蕴深厚、舞台呈现精彩、崇高博大、感人肺腑的壮美诗篇。剧名“大河安澜”,既是剧中两个主要角色的名字,也蕴含着二人的传奇经历和儿子“大堤”的故事,更寄寓了人们期盼汹涌的黄河岁岁安澜、造福人民、幸福中国的美好愿景,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寓意的。

全剧情节并不复杂。大河与安澜在患难中相逢,一起守护黄河,安澜的父亲从国外回来,带走了女儿去探望重病的母亲。黄河堤岸出现险情,大河奋不顾身,舍命保护。长大后的女儿承父业,学习水利专业,成为新一代黄河守护者。安澜回归故里,支持儿子继承父辈的事业,黄河的治理也进入了“数字黄河”的新时代。一条河、平安梦,两代人、两段情,组成了全剧主要内容。

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该剧的取材和立意颇具史诗性质。剧中时间跨度60多年,表现以父子两代人为代表的黄河儿女守护黄河、治理黄河的感人故事,具有历史的沧桑感。父亲大河的坚韧、儿子大堤的理想,以及他们守护黄河的坚定,从舍命守护到科技治理的历史进步,打上了各自的年代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大河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士,大堤是现代科技工作者,他们一个憨厚坚韧、一个聪明智慧,他们的守护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性格特征。

大河是剧中着力塑造的形象。全剧从他抗美援朝返乡、家乡亲人的欢迎拉开帷幕,一个没有上阵杀敌的“伙头军”,难免有乡亲对他议论,这却是描写大河憨厚性格的重要一笔。面对不理解,大河并不往心里去,而是欣然接受了村长的工作安排,独自一人巡视黄河,而且一守就是30年。为了保护堤岸,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河是他的时代守护黄河的英雄,他的牺牲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黄河水患这一千年难题和黄河儿女的拼搏、奉献精神,极具沧桑感和悲壮感。大堤则是新时代黄河儿女的代表,他

有文化有知识,苦干加巧干,将现代科技运用到护河治河的伟大工程之中。为了“数字黄河”,他不顾危险,毅然前往湍急汹涌的黄河老龙湾以获取真实的水文数据。他是父辈大河守护黄河精神的传承者,当他在最困难的时刻,是父亲的言传身教激励了他。在这对父子身上,我们看到了华夏儿女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

作为母亲的安澜,是贯穿全剧,直接连接起大河、大堤两代黄河英雄的重要形象。在她身上,传承着大河守护黄河的精神,又对儿子大堤有着积极的影响。大河和安澜是一体的,他们互为知音。大河牺牲了,安澜就是活着的大河,是大河精神的象征,她在大堤的数字黄河事业中起到积极的助力作用。还有大堤的妻子桂兰,这是一个守护黄河的英雄家庭。

剧中令人感动的场景很多,大河与安澜的那段奇遇与患难深情尤其动人。他们的相知相识堪称传奇,但又真实感人,只有在非常年代,才能有如此奇遇,才能有如此生死相托的刻骨铭心,也才能有后来大河忍痛让安澜离去,以及安澜十几年后重归故里,支持大堤治理黄河的故事。二人在黄河大堤上的离别是那么的催人泪下。不知实情的安澜以为是夫妻间的小离别,而大河清楚地知道,这一走,“再见面要等那黄河变清水倒流”。他内心悲痛欲绝,却要强忍悲痛,又怎不令观众动容!戏曲是情感的艺术,该剧演绎了两代黄河人平凡又不平凡崇高壮美,交织着平凡人家的生活日常,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情感色彩。剧中既有崇高的黄河意象,又以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和浓浓的亲情、乡情贯穿全剧,以情动人,以情化人,让观众既为守河人护河治河的壮烈而震撼,更被父子情、夫妻情、乡土情深深打动。

该剧的舞台呈现十分精彩,好看耐看。剧中人物形象鲜活,命运曲折,演员唱腔感人,作品引人入胜。导演张平牢牢把握剧情的主线和大河、安澜、大堤、桂兰主要人物的性格逻辑和行动特点,充分调动各种手段展开剧情、演绎人物、宣泄情感、彰显主题。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都非常出色。贾文龙一人饰演父亲、儿子两个角色,杨红霞饰演安澜,刘雯卉饰演桂兰,表演

都很精彩。尤其是主演贾文龙,前半场饰演父亲,后半场饰演儿子,父亲的“守护”、儿子的“治理”,不仅戏份很重,几乎没有停顿喘息的时间,而且一人饰演两个角色,更要从形体、唱腔到神态、性格,演出父子形象的差异。贾文龙的表演在剧中有很多精彩的场面,如大河守护黄河,空阔的河堤就只有他一个孤独的身影,堤岸上的老鼠成了“伙伴”。然而,“千里大堤毁于鼠穴”,剧中有一段大河用大铁锹拍打消灭老鼠的表演,戏曲化的跌打滚爬,创造了新的表演程式。又如,大堤在汹涌黄河中的奋力拼搏,表演难度很大,年近六旬的贾文龙在舞台上蛟龙般地腾挪翻滚塑造人物,形神兼备、令人敬佩。

该剧有很多情感丰沛、悦耳动听的唱腔,充分彰显了豫剧艺术的感人魅力。其中有大河守护黄河时的豪情、大河与安澜黄河边相识时的恋情和分别时的离情,还有大堤与母亲重逢时的温情、大堤在小浪底测量时的危情。剧中,大堤领着母亲参观“数字黄河”、高唱“大黄河”时的豪迈,陪着母亲乘船上溯黄河源头时的喜悦,都是通过大段唱腔的尽情抒发,将全剧的情感推向最高潮:

大黄河九曲十八弯,这一条老龙王在咱心中盘。瞧那雪山下几眼寒泉,汇成了星海水流涓涓。青海白云锁不住,串个门地一头闯进四川。再回首,龙羊峡惊涛裂岸,汇百川挟雷电巨浪滔天。流过甘肃走内蒙,劈开青铜峡连环。天下黄河富宁夏,花儿唱红塞外天。入晋陕地把那黄土高原分两半,左吕梁右陕甘厚土高天。信天游那个唱着山丹丹,九十九个船公他把船搬。拜别大禹破龙门,撞开壶口下深潭。小浪底,浪花喧,孟津古渡开大船。三门峡船工号子一声喊,哎嗨哟,我的大黄河——地过中原、走齐鲁,跌跌撞撞、急急忙忙、浩浩荡荡、风光光就扎进渤海湾——从今后我要她水与沙都听调遣,每一分每一寸都换新颜。人与河两相知相亲相爱,母亲河护佑子孙造福人间。

还有“河水悠悠情悠悠,两岸的好景似锦如绸。大保护大治理一张蓝图,黄河滩变成七彩百花洲”,等等,这些满怀豪情的大段唱腔,可说是词、曲俱佳,唱出了古

老黄河的万千气象、壮美阔大,唱出了人们对黄河的一往情深,唱出了“从今后我要她水与沙都听调遣”,大河安澜、平安中国的意愿,为观众描画了一幅美丽黄河、幸福中国的绝美图景!

该剧舞台的呈现样式和舞美灯光都为全剧增光添彩,加分不少。以灯光设计为例,一是大河意象的着力营造。主创牢牢把握全剧宏大叙事和沧桑壮丽的剧目特征,把握人与河生死与共、命运相连的特殊关系,运用灯光艺术着力营造苍凉壮阔的黄河意象,并巧妙借助灵活多变的多媒体投影,配合贯穿前台的斜面布景,辅以最可移动的局部景观,构建特定年代两代黄河人执着奋斗的动人场景和情感氛围。二是以光传情、以光塑人。如巧妙运用灯光色调的变化,表现父子两代人不同时代的光阴流转,描绘具有代表性的年代截面,突出强调演员的情绪、肢体与面部表情等。又如,大河与安澜两情相悦时的静谧温情的营造,大河遇险时风急雨骤、明暗变化、紧张激烈的氛围构建等,都起到了助力演员完成人物形象塑造和深化人物内心表达的作用。

豫剧《大河安澜》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黄河题材现代戏佳作。新世纪以来,贾文龙和豫剧院三团以拼搏奋斗的精神,创作了《焦裕禄》《村官李天成》等优秀现代戏剧目,在全国影响很大。《大河安澜》有如今的成就,与主创精益求精的反复打磨提高分不开。该剧的创作已历时3年有余,修改了若干次,我也见证了该剧创作的全过程。翻阅我读剧本和看演出的笔记,就真实记录了该剧创作的几个重要节点。我最早读到剧本是在2021年3月,那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不能开会讨论,就写了书面意见。一年后的2月22日我在郑州看戏,首演颇为成功,获得观众的高度赞誉。其后主创继续打磨,主要是对下半场安澜和大堤的戏进行修改,10天后,我就读到了王宏老师再次修改的剧本。该剧修改版在去年10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豫剧节上亮相,广受好评。今年3月,三团再次听取各方面意见,启动了新一轮的修改提高。这种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推动了三团精品剧目的创作。

(作者系中国剧协顾问、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

大河情感 大河性格 大河精神

□安葵

河南豫剧院三团在庆祝建团70周年的日子里,演出了新创剧目《大河安澜》,引起广泛关注。作品通过大河守护人和治河人父子两代人一家悲欢离合的故事,表现出黄河儿女对母亲河真挚深厚的情感,表现出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

主人公大河从抗美援朝复员归来,村里人把他当成英雄热烈欢迎,但大河说:“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都没回来……”他是志愿军的炊事员,没有亲手杀死敌人,他怀念那些把生命留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希望在新的岗位上能与他们站成一排。所以他毅然接受了村支书交给的任务:做一个信得过的守河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他是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回来的,在大堤上,他把歌词改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大堤,守黄河,就是保家乡……”他是以抗美援朝的战斗精神来完成守河任务的。他忍受了风沙和孤寂,但黄河也赐予了他意外的幸运,收获了爱情的幸福:在村里人热情的帮助下,他与“文革”期间从家里跑出来的安澜结为伴侣。他们相互扶持度过苦难,但安澜的父亲得知女儿的信息后,又把她带到国外。最后,在抢救河堤的险情时,大河英勇牺牲。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在朝鲜战场,他没有立过功,但正如村支书所说:“上过前线的人都是英雄。”守河的工作是很平凡的,但主人公大河表现出志愿军战士的精神。中央文明办连续多年评选“中国好人榜”,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和胡晓春的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大河正符合这样的标准。

生生不息的黄河哺育了亿万炎黄子孙,但黄河也常给沿岸民众带来灾难。自古以来,人们既享受黄河给予的恩惠,又要与黄河水患进行斗争。该剧表现了人们对黄河的复杂情感,也使作品具有波澜壮阔的艺术风格。戏的开头,一群黄河汉子随着强悍的旋律起舞:“大禹王镇守中原禹门口,他要和龙王争血战一场。”主人公大河住的地方是简陋古朴的大王庙,庙里供的都是老辈子治河的大英雄,村里人把他们尊为河神。大河的妻子安澜把自己的丈夫也看成河神。大河继承的正是大禹以来历代民族脊梁为民众献身的精神。作品同时还贯穿着“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主人公大河用口琴吹奏这个歌曲,表现他对战斗生活的怀念。这支歌曲、这个旋律,也很好表现了包括黄河儿女在内的中国人民对家乡、对祖国土地时时刻刻、挥之不去的情感。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一悠扬的旋律引起观众丰富的联想。

这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故事”,小故事映照出时代的变迁。父子两代前后跨越数十年。父亲大河经历了命运的坎坷,但赤诚之心不变。大河的儿子大河生活状况与父亲不同,他从水利学院毕业,是治理黄河的工程师。但他继承了父亲的意志,愿意为治理黄河献出自己的一切。他继续用口琴吹父亲喜欢的歌曲,“爹在我心头没走远,我离不开梦绕魂牵的黄河滩”。

优秀的豫剧演员贾文龙饰演父子两个角色,这两个新的形象不仅与他以前创造的李天成、焦裕禄、马海明不同,而且父子两人的气质、状态也不同。戏中观众看戏,不仅关注戏中人物的行为和命运,从而产生喜怒哀乐的不同情感,而且也关注演员的表演,因演员的创造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欣赏的满足。贾文龙继承了三团的优良传统,在现代戏创作中不断进行新的创造,不断为现代戏进行新的艺术积累。在《大河安澜》中,他把大河在堤上奔跑、捕鼠等生活和劳动的动作,以及大堤在水中的搏斗等段落加以程式化的规范,使观众在观看剧情的同时也欣赏到戏曲表演之美,看到演员的创造能力。贾文龙的唱腔浑厚有力,大河的唱在质朴中体现出他坚守的决心,大堤的唱色彩更明亮,表现出人物更高的文化素养和坚定的信心。

安澜的扮演者杨红霞功底深厚,在演出《朝阳沟》的过程中,学习并传承了三团演现代戏的传统,此后在《香魂女》《故乡记忆》等现代戏中,都创造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形象。在《大河安澜》中,她饰演的安澜,从少女、中年妇女直到老年,时间跨度很长,人物感情变化复杂,演员演得真实可信。她在大河从黄河里救出,黄河也成为她的第二故乡。她给了大河温暖和支撑,又身不由己地对大河造成了伤害。从国外归来时,面对死去的丈夫和心生怨恨的儿子,她深深地痛悔。她的命运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时代的曲折进程,她的命运对大河的命运是很好的映衬。观众同情她的遭遇,从而也加深了对大河的理解。

盛红林扮演的安澜父、葛红伟扮演的支书、刘雯卉扮演的桂兰、王丹扮演的二婶子、陈俐珉扮演的七宝,都各有其性格特点,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形成一股合力,构成色彩斑斓的生活现实。

大河文化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但要把大河文化的意蕴表现出来,难度很大。《大河安澜》的创作表现出三团迎难而上的勇气。作品从剧本到舞台演出已做过多次修改。据看过前几稿的人说,每修改一次都有新的提高。现在该剧仍在不断听取观众意见进行加工提高。三团过去的许多作品都是这样经过不断打磨而成为精品,相信《大河安澜》也一定会在精益求精的成长中,成为留得住、传得开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戏剧评论家)

展现两代守河人的家国情怀

□李小青

豫剧《大河安澜》是河南豫剧院三团精心打造、打磨的一部现代戏。豫剧三团创建70多年来,创排的《朝阳沟》《小二黑结婚》《李双双》《红果红了》《香魂女》《焦裕禄》《重渡沟》等剧目,在中国戏曲现代戏的艺术宝库中,历久弥新地散发着来自丰厚大地的独有芬芳。如今,豫剧《大河安澜》经过两年来20多稿的修改和排练场上的精心打磨,恢宏地将守河人的精神力量呈现于戏曲舞台上,在继承优秀豫剧现代戏剧目艺术特点的同时,又令人可喜地看到新时期的风貌。

该剧主人公大河,是生长在黄河沿岸的一颗不起眼的小草,从小被养父抚育长大,后来入伍并参加了抗美援朝。剧情一开始,恰逢他复员返乡,坝头村的乡亲们吹着喇叭,打起腰鼓欢迎“大英雄”,当村支书让他“给乡亲们说说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时,大河“尴尬”而不无心痛地说出大实话:“我没啥说哩,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都没回来……”当得知大河“没立过功”、大河的“申请书写过了……没等批准就退伍了”时,乡亲们的情绪也不再那么高涨,七宝更是不客气地说:“亲哥,你说点儿旁的啥吧,你不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咋啥都没有哩?”

面对从战场上归来的普通炊事兵大河,村支书当即决定把村里一项重要而又枯燥的工作交给他——守河。村支书的理由很充分,一是大河“信得过”,因为“守河可是咱村里天大的事”;二是大河的养父生前就是做了一辈子守河人。对这个安排,大河先是有几分难以开口地“想提个条件”:“部队的战斗英雄都是党员,我想入党,要和他们站成一排,我不能让人看不起我!”“我要干好了,能不能入党?”众人散去,村支书抚今追昔:“大河……当年国民党扒开花园口,淹死了89万人呐,如今这黄河大堤是共产党修哩,它可不是咱村的大堤,这是共和国的大堤呀!”大河想起养父在世时常说的话:“咱前面是大堤,身后是家,堤垮了家就没了!”至此,开始了义无反顾、心无杂念的守河生涯。

剧作家王宏真实、扎实、朴素而智慧的挖掘,使大河这位来自肥沃生活土壤的

主人公骨架结实立得稳;同时,剧中对其心理状态的变化、发展层次的细腻揭示,亦使人物生动鲜活、可信可亲,也更易引起观众共情共鸣。

豫剧表演艺术家贾文龙在剧中饰演大河、大堤这一对父子两代人。多年来,贾文龙以文武兼备、声情并茂的人物形象塑造为观众熟知。如在《村官李天成》中,他饰演李天成而获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在《焦裕禄》中他饰演焦裕禄,受到观众和专家一致好评,还有在很现代戏和古装戏中,他塑造的形象也广受观众喜爱。在《大河安澜》中,贾文龙一是在演唱上做到了几乎无痕的真假声转换,二是在表演控制与酣畅投入上,达到了互为表里,内在与外化和谐统一乃至圆融的境界。通过人物近乡情怯的忐忑、曾怀有些许“私念”又随之释然地接受职责,乃至在寂寞荒凉中尽心工作寻找生之乐趣、抒发爱之渴望等段落,贾文龙用情感饱满、深沉真挚的演唱,还有打老鼠时的矮子步、飞脚压身等程式化的技能技巧的精彩运用,塑造了可爱、质朴、可敬、善良又情深义重的大河形象。同时,通过外在形象及内在个性,贾文龙还把大河、大堤两个人物不同年代的精神气(如大堤落水后,他运用了更高难度的持棍扫堂腿旋子、垛子乌龙绞柱)与性格差异把握得历历分明。此外,两个人物相似部分的传承也相当醒目,那就是对母亲河守护的使命感,在剧中亦呈现得清晰可见。如此精彩塑造,再经琢磨,有望在豫剧现代戏人物长廊中再次造就可成为经典的艺术形象。

剧中女主人公安澜同样由梅花奖获得者杨红霞饰演,刻画了一个可爱、可怜而又可敬的女性形象。安澜作为女儿、妻子、母亲,面临着不同的困境,杨红霞出色的演唱和表演韵味深厚、质感十足、感人至深。还有陈俐珉饰演的七宝,将编创的一句神来之笔“你说点儿旁的啥吧”运用得活色生香,简单的一句口语在不同的语境下体现出多种含义:有时是迫不及待地转移话题,有时是急中生智地化解尴尬……台词“活化”了人物,活跃了氛围,



豫剧《大河安澜》剧照

有时还表达出难以言表的内涵。甚至七宝走路的“内八字”设计,也突出了人物的外在特点,让人过目难忘。此外,葛红伟扮演的支书、盛红林扮演的安澜父,亦将人物的身份、气质把握得准确、生动;王丹扮演的二婶子,快人快语而善良;刘雯卉扮演的桂兰,可爱明快,也很好地把握了人物的年龄跨度。

对这一题材的整体把握,体现出导演张平的功力。该剧二度呈现的气势、质感与戏剧节奏张弛有度,且有层次、具美感,而这种美感正是属于戏剧的、豫剧的,更是妥帖于这个剧目的,很需要花心思、下功夫。

剧中人物情感的迸发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包括全剧对节奏的把握,亦颇有令人动容的地方。如大河、安澜的新婚之夜,舞台调度和演员走位细腻,此情此景中,转台的运用、声腔的表现、演员的表演,令整个情境大开大合而又委婉曲折,把二人情感的共鸣、大河的精神力量与母亲河奔涌的交响有机融合起来,形成人间有大美,天地和谐、天人感应的蓬勃和激荡,产生了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尤其是圆月下,大河、安澜在当下现实与未来憧憬中的双时空景观设计,颇具现代审美意识,赋予该团的当代农村题材戏以崭新面貌。

舞美设计边文彤亦表现不俗,其设计与一度、二度创作风格相和谐并彼此衬托,体现出大气、流动又相互呼应的美学风范。

大堤是剧中一个重要存在。在前四场戏中,都有大坝的场景或背景。大坝的斜坡设计体现出的坡度和质感,不只点染环境且有利于表演。比如年轻的大河退伍回来,兴奋之下从大坝坡上一颠一顿地下来,既在节奏之中,又具程式之美,更表现出青年大河返乡时兴奋、放松、亲近的心态,生动而传神,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样的设计是对演员表演、导演调度的锦上添花。还有大坝有几次不同角度、形状的变化,表现不同的环境和视角,因而在凝重之外又多了一重流动之美。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大王庙守河人住处的设计,这也是大河住过十几年并与安澜结婚的地方。木质结构房框左侧的残缺,在表现守河人大河的生存条件的同时也具有一种独特美感:沧桑、坚忍、坚持,“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暗示、明示、象征都有所包含,与后来大堤家的场景,即洋溢着新时代、新气象的住房构成形成呼应与对比,给予观众心灵上的冲击、视觉上的联想,让人不由得感慨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发展。

作为一部具有恢宏气质的豫剧现代戏,该剧民间性与传奇性相融,思想性、艺术性与人生况味兼备,不仅有豫剧三团传统风格的赓续,也有令人欣喜的拓展和艺术高峰攀登的印迹。

(作者系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主任、《中国戏剧年鉴》主编、编委)